

弢園文錄外編

張園文錄外編卷五

吳郡 王韜 子詮甫

英重防俄

一國介於歐亞兩洲之間地廣而人衆惟兵甲不強
所用不足政治日非禍亂迭出君昏懦以尸位臣貪酷以虐
民天主天方兩教相爭各立門戶有同水火爲之上者又復
一意偏袒凌轢挾制入主出奴以播其毒釀而煽其狂飈蓋
幾於國不可爲國矣以是亂者蚤起藩屬悉叛俄人思乘機
而發爲封豕長蛇之薦食顧猶外託於仁義之名而內施其
併兼之實何則恐各國之議其後也自土不從諸國之勸而
陳師鞠旅已直逼土之境上虎視蛟騰兵燹之敢聞不容髮
乃猶謂我非欲併土也其誰信之英以土爲西歐之屏障唇

亡齒寒深可危懼故前時英法助土攻俄亦爲歐洲大局計也今法爲普蹶已與英離英旣不能合法則其勢已孤用是土國之事英不敢以一國支持其間每當盈廷集議之時故緩其詞一若土國之存亡與廢固無預乎己事者而實則其心未嘗一刻忘也夫土之安危其係於歐洲者猶輕其係於印度者實重何則英以屹然三島孤懸海外中有普壤意法數大國爲之阻蔽且英素以水師戰艦雄於天下無論俄不能越境以侵英而戰於海中非俄之所長俄卽併土亦未敢遽出此也惟土旣入於俄則亞洲一隅已無所阻必將次第掃除波斯蕪滅阿富汗以窺伺印度英至此勢恐不能與之相敵而泰西大小諸國亦無有爲之援者誠以俄侵歐洲諸國之所同患諸國必將起而與之抗俄謀印度英國獨承其

害也兩虎相鬥必有一傷而諸國且以鷓蚌之持坐收漁人之利此雖非英俄目前之情勢而異日固必出乎此者也或曰英於土國之亂謀出萬全非兵力不爲功而其用兵又非徒事乎野戰也必扼吭控背守其險阻據其要害而後諸國乃不能飛越此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然謀必預乎先機事必立於不敗以爭此一着之先而後可也一在黑海以達於地中海此俄人之所必由也一在地中海以達於印度道經埃及之隘口此亦俄與諸國之所必由也二者皆必以重兵鎮守則庶乎可以維持大局并可遠以保土而近以自守矣

英宜保土

泰西諸國其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洲者俄羅斯與土耳其

而已土耳其疆域之廣不逮俄羅斯而擅膏腴之壤據形便之地百年來逐鹿紛紛迄無止戈之日固恃其地大兵強不肯遽下也邇來復有英法以爲之左右手如遇兵事必爲之護持排解故土之不爲俄所併兼者實英法兩國之力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助土攻俄合圍西巴士多卜魯城併力相持何殊楚漢鉅鹿之戰後始懂而讒和然用兵餉費初未嘗責償於俄也何則恐和議之不成而兵事之未有止境也英法兩國合力以拒俄猶尙如此況在今日哉夫英法之於土非有所愛惜而必欲拯其危亡也俄羅斯境土得歐洲之大半然北地荒寒其餘半皆沙漠平原長於陸攻而短於水戰故僅能比肩英法而未足以定霸一方若土耳其三土一旦爲俄所鯨吞蠶食則地兼三海拓疆萬里波羅的海獨

爲俄據黑海在其北地中海在其南於歐羅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俄且造戰艦練水師厲器械蒐士卒因利乘便據形勢之雄楹上游之要一旦以數十萬之衆席卷西馳諸國其能宴然已乎故英法之助土非愛土也以歐洲安危大局之所關其勢不得不然也且更懼俄之兼土而事未有所止患方自此始也英法之強俄所素讎故自是以來未敢遽開釁端而輕延大敵不得不隱忍戢兵以聽土之自存自法爲昔蹶英法遽離而英勢驟孤俄於是請廢黑海之盟會議紛然迄無成說而俄驕視屬隣之概鳴張狼顧之形已見端於此矣總之士不能自強而英法爲之輔猶可言也無奈土國殘暴不仁君昏臣暗政令之不修紀綱之不立日以刀俎待其民腴脂膏而供醉飽部落痛心藩封解體勝虜之徒

起於肘腋此英法之所無如何也土又恃英法之援時與俄
峴強齟齬俄之積憤愈深而隱圖益著俄至今日勢必與土
從事矣歐洲昇平之局或不可保法始與俄合而今與俄離
故俄未能遽逞其封豕長蛇之薦食然俄土兩國兵鋒之交
恐在不日間耳在俄裹糧坐甲惟敵是求雖明知英必預其
間亦無所懼蓋勢同騎虎事類遭蛇也卽英以全力與俄抗
俄亦必傾國與爭耳此一役也俄蓋有進而無退俄之熟籌
而審處者固已久矣顧此時英將遽與俄戰乎吾知其必不
然也必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俟土勢之不可支然後起而
乘之或曰按歐洲情勢頗類戰國故儀秦游說之術縱橫之
謀有可以行之者今者俄土之役俄強而土弱土之非俄敵
也夫人知之矣英正當於始戰之時盡力以助土則土猶得

完聚其民人保守其城邑而俄不得盡收伐土之利卽英國
援軍之來土亦能供其資糧屏履以其兵張左右翼藉作聲
援不然者土危亡在旦夕俘其貨財割其土地資其戰守之
具以爲我用後日英雖從而援之而土亦不能自立矣不知
遠近異地攻守異勢主客異形英俄雖勢鈞力敵而英援軍
深入人國貴在出奇以制勝且助土一事關於歐洲全局英
尤不欲以一國獨任也惟便俄人首發難端先行攻土俾鈍
其甲兵而罷其士卒倘土一戰而北遭俄糜爛正可激諸國
之憤而作三軍之氣俄得利則驕土失利則憤而後英可從
而一戰也此我所以曰英必不驟與俄戰也雖然英俄果爾
交兵無論俄勝英勝歐洲之局必統於一尊馳域外之觀爭
寰中之霸正恐天下自此多事矣嗚呼有深謀遠略者可不

亟圖自強也哉

土勝俄不足恃

土耳其地跨歐亞兩洲幅幘雖廣而向來政治煩苛人心渙散屬藩外叛蠢賊內訌又復重回教而輕各教出主入奴互立門戶有若水火肘腋之間無非禍亂所萌變機所伏兼以近如希利尼諸小邦皆素與土相齟齬俄人據其上游龍盤虎踞鸚視鷹瞵久欲逞其鯨吞之勢肆其蠶食之謀以土隸其版圖特願瞻諸國有所忌而不敢遽發耳今者普法相仇英勢孤立持盈保泰厭於用兵而俄遂乘間以起矣始改黑海之盟首與難端而英不敢詰此卽圖土之漸也英非不知之而法方爲昔所蹶他國無可與謀者故遂隱忍而姑從之而不知俄早有以窺英之微矣及今日討土之亂伐罪弔民

俄爲有辭英亦環顧諸邦無足爲指臂腹心之用者則亦惟作壁上觀耳俄土交兵人皆料土非俄敵以俄之勁旅攻土之孱兵追奔逐北電掃颺馳則又何難乃不意俄屢敗而土屢勝也說者謂俄在歐洲號稱大國昔與英法鼎峙而爲三普壤不足與之比權量力也普國之與俄實使之法離衰矣俄則愈強今亦偕英普角立爭雄勢鈞力敵然則土亦安能獨與俄抗哉向者英法助土攻俄盡其謀慮竭其兵衆然後始下西巴士多卜魯而得邀一勝之威俄亦自此行成解甲釋兵修盟講好蓋勝俄若是其難也今土屢勝俄屢敗人幾疑俄非前日比而不知俄之深謀積慮蓋以緩諸國之援懈諸國之心而藉以驕土人也土人自此以爲俄不足與戰諸國皆憑軾房觀然後俄驟出奇軍進搗土京以制土之死命

亦俾諸國猝不及爲之備此正俄之善於用兵也俄之欲攻印度以止英之援土此所謂先聲以奪人而聲東以擊西也俄之意中果欲取印度亦何必在斯時以印度雖係英之藩屬然寄之以專閫鎮之以重兵苟非印度有釁未可得也蓋內亂不生外變不作俄亦何嘗不知之哉特先以此波英之贍使英分兵而爲之備則雄兵猛將皆以爲守印度之用以自固其屏藩而俄則但從而牽制之此所謂以有用之兵而置之無用之地而其助土也必不力英既有助土之名而無助土之實則歐洲諸國誰其同心併力以爲土之援者而土於是乎危矣然則如何而後可在英惟有聯諸國以拒俄而已傳檄諸邦議於要地欲戰者戰欲和者和各抒所見以折其衷夫欲掇歐洲之大局以定於一尊非出於戰不可戰則

以英俄之勝敗爲歐洲諸國之從違蓋英法普俄四大國中必有推尊執牛耳者而後其勢乃定否則今日和明日戰耳彼土耳其機者不過集衆矢之鵠耳嗚呼歐洲固戰鬥之國也未有昇平三四十年而無兵革者今則鐵甲愈堅大炮愈利無非藉火力以殺人血肉糜草木脂膏塗原野霆擊雷崩海翻波立而無一不底於消亡而後已故戰而在今日亦最不忍之事也歐洲戰鬥其將自此止乎若僅俄土相鬥則其小焉者也

英俄經營亞洲

嗚呼英俄兩大國之經營亞洲非一日矣其處心積慮可云併力而一志論者以爲俄近而英遠俄貧而英富其圖維雖同其將來之所至必不同其以俄爲近者謂俄在亞洲其幅

貝遼瀾實與歐洲相毘連所分東西二土一曰西伯利一曰高加索皆在我中國之北方與滿洲蒙古相接壤其地之俄人性情風俗與北方亦相髣髴且能操中國方言俄國販茶之商皆自與華人交易以有易無毋相欺也俄人又能忍辱耐煩不憚勞苦絕無貴倨習氣而於中國北方道里夷險無不稔悉黑龍江一帶所設買賣街日益繁旺俄人更以重兵宿將駐戍其地以示鄭重若英則不然其國曩然三島懸於海外所有屬地皆以戰艦水師互相聯絡慮誠周而計誠密矣然譬之一人之身有所隔絕其血脉終不相貫注是英不如俄也其以俄爲貧者謂俄土地雖廣袤而在亞洲者多荒寒不毛之土幾於千里蕭條杳無人烟俄人雖竭意整頓然限於地勢終難大有作爲俄雖地跨三洲而立國則在歐土

一切師旅遣發糧餉轉輸皆由歐洲爲之綱領其欲與歐洲呼吸相通則必先建築火輪鐵路使之八達四通無所阻滯始可以操左券顧經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驟措俄固有志焉而未逮也以事勢揆之非數十年加意籌維必不能耳俄雖土大人衆而財賦之富則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費千萬若與鉅工衆商無不願傾囊解囊頃刻可以立就而俄則不能也英屬印度年來已心悅誠服無不願託英之宇下茲以重兵駐其地以資鎮守一有事故命將簡師咄嗟立辦故英之立國雖遠而其屬土則近也况又據膏腴之壤扼形勝之地因利乘便操縱自如視俄之土瘠民貧無以施其長駕遠馭之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則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經營亞洲英易而俄難俄遲而英速識者度勢審時而

知其有如此者故爲亞洲計者紛然不一其說或謂宜備英而親俄或謂宜聯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爲守者不予人以有間善爲備者不示人以可疑我維自立於不敗之地亟圖自強藉以治中而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雖俄大英強其能爲我患哉

泰西立約不足恃

天下之勢不定一尊則其亂靡有所止蓋體相敵則政多歧政多歧則法必紊而畛域之見分斯利害之情判雖剖符置質亦且旋約而旋背矣詩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所謂盟可尋亦可寒要盟弗信質終無益此其明徵也泰西各國犬牙相錯千百年以來皆以兵力相雄長稍有齟齬則鎗炮交轟殺人如麻曾不愛惜近則託誠信以相孚假禮義以相

接如向戌之弭兵如蘇秦之約從立爲萬國公法以相遵守
又復互相立約條分縷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隨時酌更似乎
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輯干戈而共享昇
平焉矣然揆其情勢則約可恃而不盡可恃也蓋立約一事
本非有所甚愛而敦輯睦之誼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聯與國
之歡也不過勢均力敵彼此無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
以此款之或計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嘗之若利無所得則先
不能守矣故夫約之立也已強人弱則不肯永守己弱人強
則不能終守或彼此皆強而其約不便於己亦必不欲久守
卽如黑海之約各國俱所與聞不獨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
必欲背之豈俄不畏諸國之議其後哉誠以守此不渝則擅
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敝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強換島於日

本而水師有其備矣取地於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
海捲甲而趨歐洲在其掌握路闢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據其
咽喉故英之欲守約者蓋藉此聯絡諸國以相援也俄之欲
背約者蓋非此則難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獨英與俄自知之
卽天下萬國亦無不知之者也如是而謂約足恃乎抑不足
恃乎然此猶曰事關國家大計難以兼顧語所謂大行不顧
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也若英與美解交匪犯之約不過罪人
斯得免奸滑之徒以鄰國爲逋逃藪耳且立約之初本甚平
允足以勸善而懲惡也今乃停止不行以至犯法者越境乃
免得以逍遙事外是豈好惡之公賞罰之典哉是知約不可
恃道在自強受人國家之寄身肩艱鉅之投者正宜勵精圖
治舉從前之積習掃而空之勿任私智以相欺蒙勿狃成見

以相傾軋廣育英材收攬豪傑講求富強之術精究攻守之備以綢繆於未雨以弭變於無形遇有交涉之事則開誠布公速爲辦理如是則約雖未立亦不虞其有所藉口也非然者內安於因循則事多叢脞外過於寬緩則敵將生心雖息壤在彼有不墮其計中者鮮矣方今和議已成所立規條斟酌盡善誠爲中外之福然倚伏之機剝復之理本無定局尤望盡其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圖者不可恃此區區之約慶相安於目前也

西人重日輕華

地球四大洲亞細亞幅員爲最廣風氣之開亦獨先中國聖聖相承皆以達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禮作樂肇啟文明故三千年前已爲聲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於遐邇海外大小

諸國其仰慕我中華如在天上日本雖在東瀛與我中國一
海遙隔而文字攸同風俗無異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漢唐惟
我中國不勦遠略閉關自守不與外通歷代史乘所載海外
諸國登王會之圖預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來向風而
屬至初非我中國招攜懷遠撫綏而柔輯之也日本雖居海
中屹然四島宜其便於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國外
惟高麗百濟新羅爲我聲威所訖此外則有所隔闕矣逮至
明代歐洲諸國日強精於駕舟不憚遠涉往往於鯨波擺浪
中探測新地以爲通商互市之區曩者東南洋諸國其來朝
會盟聘者皆爲其所併兼竄滅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國絕
不一問海禁旣開番舶咸集且以澳門爲駐居所矣於是接
踵東來海疆日以多事顧其時視我中華多歎慕豔羨之懷

而絕少鄙夷輕藐之意不謂通商立約三十餘年而情形大異以昔視今若判天淵日本自二百年前與西國告絕後惟與荷蘭相通自米利堅以兵船臨之然後講好結盟開埠互市維新以來崇尚西學倣倣西法一變其積習而煥然一新甚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幾與歐洲諸國無異蓋其意以爲非此不足與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財用益絀帑藏益虛國債積至鉅萬外強中槁難持久遠其取之於民間前時不過什二今則幾至於敲膏吸髓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前時與民共其利者今則山林有禁川澤有禁前時民納賦稅之外足以自食溫飽無虞原無殊於海外桃源今則霑體塗足竭力以供其上而猶不足國中現銀盡輸於外而所用者紙幣而已凡此皆所謂不終歲之計也而西人方且以其一切遵

循乎己謂之有志自強喜而嚙之欽而重之平時凡有交涉之事每不至於掣肘而於我中國每存凌侮欺藐之心若以爲不如日本遠甚彼嘗謂中國雖大而上下相蒙政以賄成聽其所言則如是而觀其所行則大不然矜誇自大而漫無實際朝廷雖以詔督撫而督撫未必奉行督撫雖以令府縣而府縣未必遵守等若弁髦視同具文因循也苟且也粉飾也錮蔽也一切必循成例顛倒於部員之手其所謂師用西法者皮毛而已日本之倣西法雖亦僅得其一二而軍艦可自駕駛也鎗砲可自製造也陸軍水師皆能以西法演練也一旦雖無西人爲之指揮亦能縱橫於大洋之中交戰於洪濤巨浸間以徵倖於萬一若中國則卽予之以戰艦間有駕駛之人否無有也卽予之以大砲間有施放之人否無有也

平時則喙長三尺臨事則手重千鈞聚訟盈廷制斷無人窮年不能成一事終歲不能踐一言其所謂大員者務取乎老成持重遇事模稜噤嚅審顧則以爲思慮周詳逢迎揣摩則以爲事機審密取士之法專以無用之時文而不知少爲變通此無殊驅中國之人才而陷之於坎穽導之於黑暗也嗚呼循其道而不變曷能勃然振興也哉夫中國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與不能之間而已西人之所論如此竊以爲西人所見淺之乎視我中國也我中國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變道不變夫以剛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輕改祖宗之憲章斲削天地之菁華苦生民以媚遠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龐然而其內鬱然正所謂疾在膏肓而猶不知自治也若夫我之所以治國者其先取之於

漸其後持之以恒漸則斯民由之而不驚恒則斯民守之而不改乃所謂善變者也彼西人烏足以知之哉

英欲中國富強

西人與我國立約通商三十餘年矣昔日之情形與今日之事勢有迥然不同者蓋歐洲之局已一變矣或曰英國獨爲其難關中土之創局行歐洲之創事泰西大小諸國得以踵英而俱來並沾其利英外以著大度之名而隱實有德色故大國忌而小國感及入中土肄習語言文字於內地之土風俗尙無不留心究察于是於我國之虛實幾如掌上螺紋雖其所重在通商而持籌握算者幾欲盡中國之利而有之因此遂欲增益通商口岸以便南北轉輸而繁旺其貿易於時英法以助土攻俄之役唇齒相聯其勢益強其欲經營致力

於中國也日益亟卒至伺間抵隙乘機請命所增沿海口岸北至於牛庄南至於瓊崖外至於大海內至於長江列國公使遂皆入京駐劄於國中南北內外之情形益復醜然洞悉惟是轉輸貿易反不如前咸以爲中國時方多事髮檢回苗未致救平故也不知諸國咸至則利分口岸愈增則利薄西人雖悟及此而不肯言也由此普興於前法蹶於後俄美二國復眈眈日伺其側而英輔車之勢孤鼎峙之形立諸國之在中土者各相牽制幾於動則俱動靜則俱靜英不能以一國獨持其柄蓋歐洲之局變也彘者稱雄於中土者英法而已通商英爲急傳教法爲重貨物之多舟艦之利商賈之精財賄之厚諸小國皆不及英故二十年來獨得擅其利藪據其利源操其利權逮後十年普國蒸蒸日上而英人通商之

利漸分蓋普人心計之工無殊於英也英於是乃爲持盈保泰計起而環顧歐洲西有普而東有俄鷹麟虎視皆足與英相抗其在中土也皆足與英競利爭雄比權量力英於是熟思審處以爲此非致中國富強不爲功中國既富且強則內足以慎固封守外足以鎮撫鄰邦以控馭乎羣策羣力而西北可以永無俄患歐洲之局可不至於再變此非英之爲中國而實以自爲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結法以爲援故曩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爲歐洲大局計也今者英國強中以禦俄雖爲亞洲計而實不止爲亞洲計也夫我中國人材衆矣利用溥矣能練兵講武開源節流又何患不富強哉論者謂富強之道必當倣西法則其效易於速見惟恐識見拘墟智慮淺薄以爲舍己從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貴變通勢

無中立今在中土既創開闢以來未有之局亦當爲開闢以來未有之事則庶不至甘居乎西國之後至於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謂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閱萬世而不變者也而又何疑焉

西國兵額日增

前時有歐洲士人倡爲弭兵之說以爲必可行也卒之其說終不能售俄而普法戰事起奪地爭城殺戮無算歐洲伊古以來未有如是之慘烈者也於是各國皆爲之增益兵額整肅軍政製造火器振頓邊防幾於變本加厲噫弭兵之說果可行哉此言之倡也始於春秋時之宋向戌而有識者在當時已知其沽名而行詐歐洲諸國之在今日亦猶春秋時之列邦若俄若普若英若法何異乎晉楚齊秦也普自一戰勝

法後師旅繁衆紀律精嚴武備之雄推爲巨擘然以俄國軍
數計之其多於普者又約三十餘萬壤地利亞國選鋒臨陣
之軍亦不下七十五萬皆訓練有素足備千城之用是兩國
者豈遽出普國下哉惟英兵額至少卽括調通國之師亦止
十有餘萬而已蓋其負海爲國恃舟爲城專以水師稱雄耳
法自和普之後勵精圖治釐改軍制幾於舉國皆兵由此俄
普奧法四國彼此相持皆以爲防微杜漸者斷不可不恃兵
威然則減兵且不可更何論弭兵哉是亦時勢使然也蓋減
兵固善政不獨節糜費且可富國足民顧此事非一國所能
獨行也倘減於我而不減於鄰則鄰強而我弱况俄則患土
耳機壤則患多思拉弗尼族人普則患法之伏於肘腋一旦
行其報復法則患普之因弱而見凌或以外侮或以內憂或

以強國或以叛民咸賴兵威以互相挾制恐此數十年之間
兵事之精當不至於極而不止也嗚呼此豈迂儒之所及料
哉然此猶數年前之說也而今時則其局又一變矣自俄人
伐土以來英國羣議皆以爲我必援土以攻俄毋使俄人得
志於土而土爲俄人之所厄也於是今日選將明日簡師調
兵遣船羽檄交馳幾於櫟艦絡繹旌旆飛揚卒至以後俱成
畫餅逮乎土兵敗地蹙成城下之盟而英與奧反分裂其土
地而有之因以爲利夫俄人非小弱也其伐土也繫於歐洲
疆圉之利害者所關甚鉅英亦非不知之而卒不敢輕動者
懼他國之議其後也蓋英普助土則法必助俄其餘大小諸
國又從而羣起應之斯時勢均力同將以歐洲作戰場而兵
禍不可勝言矣較諸當年普法之戰一日而殞十萬人者其

死亡必尤酷也英籌之已稔故不如乘俄土之俱困而以全師收其功也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惟歐洲諸大國中英不惟不增兵而且議減兵豈英素恃其雄有足以懾服諸大國哉非也蓋善用夫先聲奪人之法也英自聯法助土攻俄之後未逢大敵近日用兵不過在阿亞兩洲藩屬小國而已而奏凱稱功飲至策勳鋪張揚厲震耀鄰邦識者以爲徒樹虛聲耳前者普法之戰英僅束手從壁上觀諸國於此皆有戒心故七八年來兵額雖增兵爭不啟不戰於境之內而多戰於境之外

亞洲半屬歐人

論者謂邇自一十六年以來泰西諸邦其國勢民情邊疆軍政皆已一變其舊昔境日拓西割法而東侵壤非復往日版

圖俄得黑龍江一帶之地凡從前設官互市之區皆其屬土一志經營以興貿易而選兵練士備邊製械無不講求美國勵精圖治亞美利加北洲之地爲俄所屬者美人已以銀易故疆域日廣法壤弱而普俄強英成中立美有雄圖其間轉移變易之故雖在人力爲之而亦天心所繫誠哉是言也顧今者西土每變愈上東方各國亦何爲不一變哉如越南暹羅緬甸皆思奮發有爲特惜爲英法之所制國中亦無非常之人爲之區畫至日本則駸駸乎日盛矣一切舉動幾有雄視歐洲之勢將來正未可量如圖窟強之術而使東西之同軌合轍者要不外乎此然而以我冷眼觀之則亞細亞一洲之大局正復大有可虞印度一隅向爲聲名文物之邦婆羅門卽儒教也釋迦牟尼卽佛教也皆以道化其國人一切制

度一切學問流入於歐洲歐洲之人皆是則是效奉爲楷模
逮後儒佛兩教迭爲盛衰而民亦漸愚自爲英人所并兼割
據印度諸人悉從風而靡無敢抗者今其人蠢然如鹿豕但
俱驅使而已嗚呼何前後相懸若是耶東南洋各島國向皆
我中國之屏藩也依時貢獻預共球之列而登王會之圖觀
永樂年間西洋朝貢錄有可知已曾幾何時悉已傾覆煎滅
而爲歐洲諸邦東來之逆旅今其存者寥寥亦僅守府而已
噫詎不可危哉越南制於法暹羅緬甸制於英今已如此將
來未可知也琉球已改冲繩高麗危如累卵俄人在西北眈
眈虎視倘使一旦逞其鯨吞蠶食奮其鳴張狼顧諸小國其
能自保哉歐洲大小諸邦在今日幾勢鈞力敵何則水則同
有輪舶也陸則同有火車也鐵甲則堅捷同也戰士則勇猛

同也鎗炮則命中及遠同也傳遞消息則電報神速同也昔年在歐洲中閱十數年必有一戰爭今則以火器之烈漸知兵凶戰危於是不戰於洲中而戰於境外以在歐洲之外乃可以逞也葡萄牙荷蘭諸國能於操舟涉遠衝歷波濤不過在明中葉以前而東南洋印度已無不備受其害卽其所製舟車機器電標亦不過數十年間耳而各國俱已精益求精其所開金銀煤鐵各礦亦幾竭其菁華窮其蘊蓄彼在歐羅巴一洲殆已斲削盡矣而因是及之於境外彼於地球諸洲足跡殆已遍及選勝搜奇無乎不至燠若炎洲寒如冰海皆思一窮其奧凡爲其所唾棄者皆不能以人力經營者也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英華之所蘊則莫若中國而間所爲西國之長技者則一切無有焉西人雖日出其技以相誇耀而

中國之人熟視若無覩焉至於地寶之富一皆蘊藏未出此
西人所從旁覬覦而垂涎者也今就地球大勢觀之而知東
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東南而東南之人不能一
至西北試觀盈地球中皆歐洲人也地球中靈秀沃腴之壤
不過數處而以中國爲巨擘地球之人無不欣羨焉獨惜中
國邇來安於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飾誇張蒙蔽拘墟剛愎傲
狠於歐洲之形勢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則亞洲之局不甚可
危哉

六合將混爲一

上下四方謂之六合是統地球言之雖同在覆載之中而地
則有山河之險人則有良頑之異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各安
其政悅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之者也然道有盈虧勢有分合

所謂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也今者中外和好幾若
合爲一家凡有所爲必準萬國公法似乎可以長治久安同
享太平之慶矣而不知此乃分離之象天將以此而變千古
之局大一統之尊也蓋綱常則亘古而不變制度則遞積而
愈詳若聽其各域一隅各長一方不復知有聖教三綱淪而
五常斃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故草昧之世民性睢睢盱盱
民情渾渾噩噩似可以長此終古矣乃未幾而變爲中天文
明之世未幾而變爲忠質異尚之世且未幾而變爲郁郁彬
彬之世可知從古無不變之局而其致之也必有其漸其成
之也必有所由中國自三代以還其間不無陵替之端其治
不無舛謬之迹然未及百餘年必有聖君賢相出而整頓之
以挽回氣運而旋轉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備之精機變之巧

如泰西各國以勢力相雄長以情僞相攻奪而已今者託爲
和好之說漸無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
則授之如戰艦之足資守禦火炮之足資摧陷機器之足資
成物而利用開礦之足資富國而阜民以及火車輪船通標
電線一切可以無遠弗屆無微不通者莫不紛紛則效以速
其成若中國之人聰明有所不逮材力有所不及斯亦無能
窺其奧而擅其長耳若猶是匠心可以獨運也機警可以相
侔也則金銀財貨彼此同其寶也物產材料彼此同其用也
而謂軍營器械果能獨擅其利乎戰陣爭門果能獨操其勝
乎推之權子母操奇贏莫不皆然則又安得謂人拙而我巧
乎故凡今之由分而強爲合與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
瞶其衷使之悉其情僞盡其機變齊其強弱極其智能俾一

且聖人出而四海一也蓋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勢爲之也道無平而不陂世無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極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挾其所長以凌制我中國者皆中國之所取法而資以混一上宇也至於戰艦失其堅火炮失其利財用無所行其計器械無所擅其長陸警水慄奔走僭來同我太平然後此言驗矣若夫拘於目前之見狃於已然之迹成敗利鈍謂可逆觀智取術馭謂可長守不審倚伏之機不明順逆之故是猶醢鷄處麴別有一天夏蟲語冰莫知其候也故謂六合將混而爲一者乃其機已形其兆已著惟見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語之而非徒可以口舌爭也請以此言驗諸來者

中國自有常尊

中國天下之首也尊無異尙此古今之通義而非徒以口舌爭者也若夫盛衰之勢強弱之形則自元黃剖判以來原無一定固不得藉一時之盛恃一日之強而輒夜郎自大也皇古之事靡得而知矣自堯舜以還代有聖人以宰制天下車書大一統之尊聲靈懾遐荒之遠衣冠文物炳蔚寰區然且有苗梗化甫爲叛逆之先聲厥後犬戎爲患於周匈奴索賂於漢當其敢行侮慢肆出侵暴豈不謂中國非其儕匹哉然狡情兇殘莫如冒頓要不能倒置冠履以遂其欲何者中外之分甚嚴彼雖貪得無厭其心究有所甚懾也迨至典午之朝五胡乘機爲亂而江左偏安雖以苻堅之雄王猛之畧猶且謂晉雖微弱正統所歸不可妄圖迨後欲投鞭斷流則風

聲鶴唳草木皆兵而卒以覆其國此亦足爲欺陵中國之殷鑒已自是以來最爲中國患者莫如女真其時二帝蒙塵天下幾於左衽然先則以帝號與張邦昌後則以中原屬於劉豫初若無所利焉者非徒爲此以市恩也蓋明知天命有歸而不能強取也然則金雖誘詐其亦明於天澤之分者哉乃未及數傳卽爲元祖所滅報應之理有若循環是亦足爲寒心者矣有明之世也先長驅直進土木之變擁明主以去然其時爲國死守者祇于忠肅一人堅持其議而卒不得以逞然則恃強以凌弱雖事有不同時有久暫而其卒底於滅亡者固亘古如一轍也何也尊卑之分不明逆理犯順生人之道滅矣當其兇馘方張勢成莫遏要亦何事不可爲然自有識者視之不過如洪水之懷山襄陵猛獸之咆哮擊撲而已

洪水無不消退之日猛獸無不殲殪之時試觀亂臣賊子何代蔑有其方盛也舉天下豪傑皆俯首而莫敢與櫻其鋒洎乎其衰則庸人婦孺皆得而斃之彼豈前後兩人故強弱頓異哉本之先僂未有能久而不蹶者也故知中國有時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國未常無衰然衰要有終極蓋彝倫所繫統紀所存一旦聖君應運而興賢臣相輔爲理勵精圖治上邀天眷下順輿情則強者亦將失其強而尊卑以明矣勢無跛而不平道無往而不復觀諸上古之迹驗諸近今之事當不河漢乎斯言

天命不可妄干

嗚呼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齊以無知之亂而有桓公晉以驪姬之亂而有文公桓文之興齊晉以強霸主之威至

百有餘年而猶未泯歷觀載籍有非常之難必有非常之人以定之應若著龜合若符節援古證今歷歷不爽我國家龍興遼瀋承統中華列祖列宗至德遐嬪深仁厚澤浹洽罔外二百餘年來圓顛方足戴天而履地者誰不在帡幪覆冒之中湛恩汪濊浹髓淪肌夫何敢弄兵潢池自取殄滅也哉試觀髮檢回苗其始烏合而蟻集其繼豕突而狼奔卒至不旋踵間齊斧伏鑕獻馘斬俘有若炳燿而沃炭卽有遠颺西陲游魂假息然不過如釜魚阱獸暫緩須臾於以見叛逆之徒姦謀甫發而身已屠戮又安得措其手足哉蓋其時我穆宗毅皇帝初嗣大寶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廟謨勝算秉自宸衷而官曾致力于上游李左用兵於江浙電掃颺馳定功俄頃非前之難而後之易也蓋時至使然也時至則非常

之人自能建非常之功故聖天子在上則百執事奔走於下
當今之時內有臯夔外有衛霍大小文武莫不競勸巍巍乎
中興之盛烈炳耀乎寰區揮斥乎六合况乎中外通商以來
議和立約備極懷柔推誠布公無區畛域聚泰西數十國於
一國之中牢籠羈縻無不示之以惠愛撫之以仁慈懷保惠
鮮無微不至此固向來未有之至軌近今特開之創局而亦
見中朝厚待遠人有加而無已也且西國之遠涉重瀛而至
此者原不過志在金縉本非欲利吾土地其以越國鄙遠爲
解者亦復言之隔膜耳蓋文字言語之不同飲食嗜欲之有
異政治風俗之不相通猶其小焉者也蓋彼亦知天命之有
在人事之未可冀乎嗚呼神器難圖班叔皮因而作論運命
攸屬李肅遠愈以興懷誠以非分之不可妄據也自古有明

徵也設使比天下於逐鹿人人得以智驅而力馭則天下不獨舍靈負性者盡將起而與之爲難恐飛潛動植之倫亦無不旁張其坎阱而互奮其旆觸蓋中國昇平則並受其福中國杌隍則必預其禍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卽以遠人益中國庶幾銷兵氣爲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應駢臻中外一體遐邇禮福夫然後始知中國之有聖人

日本通中國考

日本琉球朝鮮暹羅四島國皆與我中國相近而同用中國文字然四國皆自有國書不盡用華文也朝鮮近已易主國王爲李姓非箕子之後裔矣國中猶用前代衣裳合於古禮日本琉球自有其服飾所謂東方椎髻之俗也考日本之開

國也遠矣開闢之初謂之神世其一曰國立常尊遯嬪凡七代其所紀大率荒誕而不經其立王建元則在周惠王十有七年曰神武天皇定功行賞有君臣之分嚴夫婦之辨自是一姓相傳直至於今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爲秦始皇之二十八年徐福始至日本蓋以始皇好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而日本求五帝三王之書始皇贈之其事載於日本史顯是說也余甚疑之安知非日之史官剽襲中朝之所紀載耶而日人言今熊野山有徐福墓云垂仁天皇八十六年遣使於漢此當後漢之建武中元二年也日之史官云是役也考之實紀無所見恐非朝廷所命也此遣使聘問之始見於史册者天武天皇立始建年號曰白鳳元年當唐高宗之咸亨三年也自唐之世信使不絕如聖武天皇天平七年遣唐大

使多治比廣成還自唐學生下道真備偕使歸獻孔聖及十哲像唐禮大衍歷等書嗣是之後如阿倍仲呂麻留仕於唐易姓名曰晁衡僧定海最澄求法入唐唐亦遣使趙寶英答聘遇風沒於海旋又遣孫興進至授位賜物有加禮焉唐宋以來其交益密而後告絕於元爲患於明我人遂目東倭爲外寇逮至我朝海波不警職守罔缺惟我採銅買船歲兩至焉一自立約通商行賈其國者不下數千人其書籍亦漸入於我國則於日本古今之事考之亦不患不明彼史言自樞原奠都距今實二千五百三十六年而神代荒邈不敢輒述則亦何待至秦始皇之時而始有人類哉又日本國中亦有古民蓋蝦夷之類也其卽鴻濛時之種族歟至所云徐福子孫多聚居於熊野山麓村落中單姓者是也其亦近於齊東野

語耶若言日本中產或間有之要未必盡然也蓋江浙兩省密邇東瀛航海遭風至其國中遂留不返要亦爲之理所不然何以風俗之不殊而性情之不相懸絕也歟

日本非中國藩屬辨

余嘗讀日本國史見其所紀我國之事而慨然焉我史自漢以來皆以日本爲朝貢之國列於屏藩卽大清一統志亦然其使奉國書至者悉以朝貢例之而日本之史以爲未嘗內屬其言通使實始於隋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當時以爲大不敬而隋帝仍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清往聘報之自是以還遣使不絕以迄於今日史之言曰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棋布星羅民生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舉悉識惟文軌之所通載籍之所

存其國俗物產世代變革可得而考焉其最大者爲隋地廣人多自上古聖賢之君法天爲治以道德仁義化導其民典章制度大備下及近古而其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可比其國自隋以前秦漢之裔雖有歸化者而未聞有通使者彼史所紀我國風土物俗虛實相半至如載朝貢封爵之事則古今所無蓋當時置府於任那分帥臣鎮制之時高麗雖稱臣朝貢而亦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或爲任那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姦民以商貨往來者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爲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書之乎要皆不足以取信其實遣使通問則自推古帝朝始自後使聘往來史不絕書此不可不錄也其他諸蕃服叛不一鴻荒之世素蓋鳴尊往來韓地其後閉關告絕崇神帝朝任那人朝貢

自時來者日多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征新羅赦其王爲飼部方此時也其旁高句麗百濟一時降附請爲西藩廷議因定內官家任那之府以統制三韓其後肅慎渤海以慕化來歸大凡諸國使聘之來其納欵輸誠者懷柔撫綏書辭無禮者自太宰府放還或奸僞往來者責以信義絕之舍順取逆之道也蝦夷僻居東北屢寇邊郵自日本武尊東伐懷化歸命然其俗麤獷屢致騷擾置鎮狄征夷之職禁跳梁備暴發歸化內嚮者廼處于一方以遂其性若夫女真蒙古恃強寇邊則師覆將贖貽羞海外按此則日本自辨爲非我朝藩屬不過聘問往來而已其說或可信也因考諸其國史而著厥大凡俾後之談東瀛掌故者有可稽焉

琉球朝貢考

琉球一國在東瀛海中幾若黑子彈丸其開國之始並無甲子可稽國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歸附不敢自王敦請襲封嗣後貢職恪共世守藩屬憑藉寵靈鎮撫荒徼享祚綿遠長作東南屏蔽以迄於今尙稱貢獻之邦而預共球之列則謂琉球非本朝屬國者非也第考琉球之所由來其世次亦多茫昧其間禪革互乘匪特隋書歡斯之稱杳無可據卽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尙今詳爲覈審上自天孫遞至今日嗣位之王其統緒約畧可言也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長男卽天孫氏開國始主也次男爲諸侯始三男爲百姓始長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爲國守護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海大自在天神蓋卽此也此亦荒誕

不經之尤者也傳二十五代姓氏俱無考起洪荒乙丑至宋
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鳩而弑之篡位自立浦添按司
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羣奉爲王天孫氏遂亡舜天爲日
本人皇後裔三傳而外禪於英祖自英祖至西威凡五傳察
度氏典賢德素著人心悅服遂代其國二傳而爲山南王思
紹所併以後則世爲尙氏至今弗替明初太祖遣使慰諭始
稱臣入貢世爲屬國景泰元年國王思達遣百佳尼入貢二
年遣察祈等入貢已又遣亞間美等入貢頻年以來輶車在
道費深獻異包匭筐篚絡繹來庭史不絕書未嘗與明絕也
惟考日本史明萬歷三十七年義久取琉球其後書琉球入
貢者十日本寬文十一年當中國康熙七年天和二年當康
熙五十三年享保三年當康熙五十七年寬延二年當乾隆

十四年寬政二年明和元年當乾隆二十九年當乾隆五十五年又八年當嘉慶元年文化三年當嘉慶十一年天保三年當道光十二年天保十三年當道光二十二年然其時琉球雖入貢於日本而亦內屬我朝其貢船之來使臣之至固彰彰可考也况其朝貢日本之時久已臣服中朝永備屏翰事在盟府薄海咸知如是日本安得私琉球爲己有也哉茲者其國民船遭風飄泊我朝本當加以撫恤何容日本爲之置詞卽其遇臺灣野番之難其人外於王化雖居中國之版籍非屬中國之民人如英美諸國航海者無不遇之未聞其與我中國相齟齬也日本藉端生釁遠遣使臣以相詰難其謂我中國無人耶琉球之爲我藩屬日本非不知之乃必以此爲辭其志在煎滅琉球可知矣豈真愛惜琉球也哉吾不

可不考之史冊以與之辨

琉球向歸日本辨

琉球東瀛小國也在日本薩岫馬島之南島嶼紆蟠皆海中
拳石周環三十六島如虬龍流動之形故稱爲流虬後乃爲
改琉球貧弱特甚世受役於日本自古未通中國隋時有海
船望見之始知有其地唐宋以後漸通中土明初入貢太祖
賜以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職貢甚謹我朝膺育寰
瀛體恤尤至其貢舟三年一至許其販鬻中土之貨免其關
稅舉國賴此爲生資本皆貸於日本販回各貨運日本者十
之八九其國人貧甚不能買也國分三路曰首里曰久米曰
那霸王居首里而商賈萃集爲大都會者則推那霸土磽瘠
產米絕少非官與耆老不能得食民間惟以地瓜爲糧地無

麻絮以蕉爲布有類織蒲其民性情耕作貿易皆以婦女爲之男子則携茶具挈孺子相聚於樹林之下綠陰掩映細語喁喁不啻羲皇以上人也日本雖雄視東瀛要不能使之隸入版圖則以累世效職貢受正朔籍中朝之威靈作東海之藩服以迄於今自日本用兵臺灣意爲琉球問罪生番明目張膽遂以琉球爲內屬通國之人皆謂琉球向已臣服日本列於屏藩而其入貢於中國也則不過二百餘年間耳此言也未知其所自來如謂出自日本史冊則實有大謬不然者彼謂唐開元二十三年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七年琉球已納稅貢於日本日人測量琉球海面淺深建立石碑今按此言實由杜撰考大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秋僧圓珍附唐商欽良暉舶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遙見數十人執戈矛

立岸上良暉哀號曰我等將爲琉球所噬若何圓珍祈佛忽
得東南風獲免按其時爲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納貢
之時一百十八年日本人應與之久相稔熟何以祈佛求免
一若從未相通者耶此其可疑者一也測量海道誌其淺深
此泰西諸國立約通商之後航海舟師方傳此法在唐千餘
年前何得有此蓋僞造之言一時流露於不自覺此其可疑
者二也彼謂明正統六年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元年薩
摩將軍統兵征討高麗借糧於琉球又謂萬歷三十七年日
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以琉球國土封薩摩將軍徵
其地稅歲貢米千石定律十有五條此說亦殊荒謬而事非
無因考大日本史薩摩人河邊通綱乖賴朝旨日本亡匿鬼
界島中琉球別名後鳥羽天皇文治四年卽宋淳熙十三年遣兵

擊鬼界島降之此爲琉球始通日本之證至日本曾取琉球亦見於史慶長十四年義久或作島津久取琉球然十六年卽書

琉球入貢則其立卽釋歸可知矣若其要立條約亦事之所
有要不能如是之苛細也考大日本史云及足利氏執兵權
琉球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薩摩島津氏世掌接伴云
此卽彼所謂日本王將琉球封薩嶋摩將軍者也將軍當作薩侯

不知世掌接伴不過職貢之年使臣入境中彼爲之接伴耳
日史紀載甚明豈得妄云以國土畀之也哉納米千石蓋卽
入貢禮物琉球地瘠民貧別無所產也定律十五條如彼所
云殊不足據又嘗考之日本別史琉球一名阿兒奈波島居
海島之中東西狹南北長距薩摩南二百里許其俗以鈔掠
爲事世以爲啖人之國相傳其始爲天孫氏當日本孝謙天

皇天平勝寶五年即唐元宗天寶十二年使臣藤原自中國
回漂流琉球候風十餘日得南風而發是則日本之通於琉
球實後於我國矣日史又云長寬承安間卽中國宋孝宗時
十二島中內屬者五不屬者七嗣有叛人逃匿島中乃率師
討之以懾服島人掠一人而還於是歲納絹百匹足利氏立
始貢方物考足利爲上將軍蓋在元季明初其時琉球久爲
我國貢獻之邦矣然則琉球之在日本地雖相接而會朝聘
間反在中國之後今據其史冊稽之斑斑具在夫豈能與我
爭哉且其可辨者殊不止於是也自明以來琉球臣服中朝
極爲恭順入貢有定期立王有勅封豈三百餘年來日本如
噴如壘毫無聞知耶其可笑一也日本未與泰西諸國通商
之先琉球已與西人往來英國牧師波白於道光末年至彼

傳教實居數年是時日人方深惡外教琉球既爲其內屬諸侯何不卽往實問而乃任其如是其可笑二也當美國以兵艦至日本強請通商日人始不肯從美國水師戴當泊舟於琉球境上購置食物與之交際往來互通使問琉人告之曰國事一切由王自主不歸日本統轄當時未聞日人讓詰琉球一言其可笑三也美國公使柏利既至日本立約復往琉球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立約於琉球之那霸當時未聞日本謂其內屬諸侯毋庸立約也則琉球爲自主之國明矣其可笑四也前時美國公使柏利副使衛廉與日議和定約其往來文牘云琉球先王與日本有親戚之誼姻婭之歡然卽揆諸所云亦不得以爲臣屬也卽如英國長王子娶於噠二王子娶於俄試問俄噠二國當爲英所屬乎其可

笑五也日本諸藩納還版籍在明治元年琉球既爲內藩何以至十二年始以兵威脅之考日本內國史略明治五年九月琉球使尙建等參朝獻方物乃冊琉球王尙泰爲藩王列於華族賜賚優厚則知前此琉球未嘗爲內藩矣且內藩從未聞有稱王者炳據昭然何容掩飾其可笑六也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中國征服琉球歲時貢獻史不絕書迨至今日未有或貳是則琉球之臣服我朝遐邇無不聞知如中山傳信錄琉球國志使琉球記琉球入學見聞錄日本國中久已刊行儒士引用據爲掌故幾於家喻而戶曉詎有不知乃曰琉球安有一國事兩主此不但欲掩天下之耳目并欲塞一國中民人之見聞其可笑七也至討罪臺灣尤昧於理其始託言劫掠小田縣民繼乃及琉球漂民我朝大度包容勉徇英

國公使之請而成和議其所定條款兩端未嘗一字及琉球
載在盟府人所共見乃遂欲以此指琉球爲日本屬地掩耳
盜鈴其可笑八也向時日人曾著論刊之日報曰我國以琉
球航海之人遭風被戕爲臺灣生番所害遂興師旅往征臺
灣究未知琉球或屬日本或屬中國未有明文據琉球人云
事中朝如父日本如母或則云琉球所屬豈有一定惟強可
以庇民者是從耳考之日本史籍琉球於上世卽屬日本但
近代以來不過入貢土物耳非臣服也而其中朝則列於
屏藩世受冊封稱爲貢獻之邦共球之國然則東瀛日報出
諸日人之口所云尙如此何況其他遠徵之前事旣如彼近
證之人言又如此琉球之屬於中國也明矣要之據理而言
琉球自可爲兩屬之國旣附本朝又貢日本今考日本國史

於琉球入貢年月釐然可考然要不過與渤海三韓新羅百濟同列於外諸侯而已又烏得藉口於奉藩納土比於內諸侯一例而遽滅其國俘其王兼併其地夷而爲縣也哉日本史官所紀載在明治紀元以前皆信而可徵源光大日本史成於我朝康熙九年卽日本後西天皇寬文十年其時相距慶長十四年已六十二載乃猶列琉球於外國列傳則可知琉球爲自立之國矣蓋琉球之於日本要不過盟聘往還貢獻不絕而已卽使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強亦當相與共保之俾得守其千餘來自立之國斯乃所以聯唇齒而固屏藩之義今反翦滅而傾覆之狡詐彌縫嚙嚙掩飾以便其私將以此欺天下乎而天下不任受其欺也將以此誑鄰國乎而鄰國不任受其誑也嗚呼彼作僞者曷不卽將其國史而一

考之也哉

附琉球入貢日本考

明景泰二年日本後花園天皇寶德三年耶穌一千四百五十年琉球遣使來明萬曆十一年日本正親町皇天正十一年耶穌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琉球入貢明萬曆三十九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六年耶穌一千六百十一年琉球入貢我朝順治六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慶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四十九年琉球入貢我朝順治十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十年日本靈天皇寬文十一年耶穌一千六百七十一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二十一年日本靈元天皇天和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

康熙五十三年日本中御門天皇正德四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四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五十七年日本中御門天皇享保三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八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十三年日本桃園天皇寬延元年耶穌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十七年日本桃園天皇寶歷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五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後櫻町天皇明和二年耶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五十四年日本光格天皇寬政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年琉球入貢我朝嘉慶元年日本光格天皇寬政八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琉球入貢我朝嘉慶十一年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六年琉球入貢我朝道光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三年

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道光二十二年
日本仁孝天皇天保十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琉
球入貢

張園文錄外編卷五終

弢園文錄外編卷六

吳郡 王韜 子詮甫

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

嗚呼海外萬國星羅棋布各謀其私大制小強陵弱奪人之國戕人之君無處無之雖有公法徒爲具文日本之煎滅琉球夷而爲縣泰西諸邦通商於其國中者無一仗義執言秉公論斷於其際而反從中袒庇隨聲附和助其流而揚其波日人亦復亟自辨論喋喋嘵嘵幾於唇焦舌敝此無他理不足則言有餘也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取亂侮亡國之至計也琉球弱小而密邇於日日人以其不能自立從而滅之以恢廓我疆土開拓我版圖誰曰不宜即使異日者史官秉筆而書之曰日人滅琉球日人亦毋容辭也不有廢滅其何

以與不有併兼其何能大往者東南洋諸島國孰非爲中朝之藩屬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者哉歐洲諸國東來蠶食鯨吞靡或有遺中朝未聞其遣一介行人而往問之也誠以天下事何常之有強則惟我所欲爲而已今日取琉球明日取朝鮮後日取越南復至於暹羅緬甸次第翦除亦視我之兵力何如耳不然者新羅百濟三韓孰非國耶而今何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日人之所以滅琉球也恐他日日人之所滅不止於一琉球亦未可知也我甚惜日人之不能以此爲對也乃必強辨之曰琉球爲我屬國卽此一言已不能自解於中國矣琉球屬日本獨不屬中國乎日人可以屬國之故而取琉球中國獨不可取之乎日本取之而中國欲復之日本則俘其王毀其國分裂其土宇中國則欲復其

君反其地撫輯其民人此二者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孰仁孰暴世必有能辨之者日人大規文彥字曰復軒創始經營琉球者也其作琉球新誌自序云琉球渺乎南洋一島國耳雖併其大小數十嶼而爲一域要不足以爲獨立國固久爲我國之附庸矣朱明以還修聘於漢土受其冊封稱中山王蓋其聘於中國則奉中國正朔朝於日本則用日本年號一邦兩屬未知其爲誰屏藩也是以名分稱呼之際有疑其當否者焉余請舉十證以辨之夫琉球之爲國也論其地勢則自日本九州山脈之起伏綿亘而迸走於南海一覽地圖瞭然可辨其證一論其開闢則上古天祖神孫闢西南諸島者旣已架入其區域考古史而可知也其證二論其種類則邦人與中國及無來由所異者在鬚髯之濃美與鼻之高頰之匾

而琉人骨格容貌宛然與我同種其證三論其言語則每音單呼無復平上去入而平時所說反與我古方言之存者相合其證四論其文字則雖一二長吏用漢文至民間應酬率皆用我國字且觀其善和歌可知其性情與我相同其證五其政體則所立官號雖倣中華然親雲上親方等名稱呼皆同日本而立制亦用我世祿之法其證六論保衛則每值其國治亂我朝必饋金穀遣兵卒以濟之若中國則越人肥瘠殊不相顧其證七論歸化則在推古天皇朝南海諸島早已服我皇威而中國則隋攻之不屈元侵之不從直至朱明之時始奉正朔是其服從自有先後其證八論征伐則永萬中源爲朝取之慶長中島津家久服之中國則徒以一封書爲之招諭焉耳其證九至論王統則所謂舜天卽我鎮西八耶

之裔而奕世綿綿以至今日其證十此十證者彼自以爲確然可信者矣抑知皆一人之私論而已其言又曰又况日本既勅爲藩國華族授以一等官則名稱位號確然一定無復容疑嗚呼卽此一言可破十證之謬蓋至是始爲內藩始稱華族則前此爲兩屬之國無疑矣是則日人安得辭滅國之咎哉正可返而自思矣

琉事不足辨

自日本兼併琉球西人論是事者輒多偏袒蓋日本自步武西法以來自以爲漸著富強之效而駭駭然馳域外之觀西人每重視日本而輕視中朝遇事輒任意抑揚隨聲附和琉球向時入貢於薩峒摩島不過與新羅百濟高麗渤海同爲藩屬焉耳載之日本國史班班可考而遽欲視之內諸侯一

例此一人之私言也西國不察其實信以爲然羣謂日本之於琉球土疆接境支派一源性情風俗相同文字語言無異其地應爲日人之所有三百餘年前薩摩人曾取其國而俘其王繼釋之歸以與之約視同屬土此前事之證也十餘年前美國以兵艦至日強請通商繼而有欲取琉球以爲外府者日人居間以請賄之以貨幣乃免此近事之可徵者也以此兩端遂以琉球屬日本其實不然其辨見余前說中或又謂琉球介於日俄兩大之闕而弱小不能自立設使日人不取則他日必爲俄人所取今旣歸日人之版圖則日人得以施其保護俄人可以絕其覬覦此亦未免一偏之論夫琉球爲千餘年來自立之國雖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強而旣託日本之宇下又入貢於中朝久爲藩服矢慎矢恭何不可約

中朝相與共保之以聯輔車唇齒之誼俾爲中日之維屏維翰琉球土瘠民貧物產鮮少泰西諸國無與通商者其得之猶石田也而反取大不韙以失鄰國之和俄雖崛強必不以此而取怨於中日可知也西人爲此說者其明袒日本無疑也或其說多爲日人所指授亦未可知顧西人之左袒日人要非無故我朝所有屬國凡五越南也暹羅也緬甸也高麗也琉球也皆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今自琉球高麗外越南則據於法矣暹羅緬甸則據於英矣蠶食鯨吞方且日事侵削安知其後不爲琉球故轍乎故以琉事折衷於西人計之左也至日人之與我中朝齟齬者要亦有因彼且謂法之於越南英之於暹羅緬甸中朝何不一問之而獨於日本之於琉球移文詰難是畏歐洲而欺日本也不知日人果以

此爲言則我有詞矣彼不自知日於琉球入其國擒其王併其土地而英法則未若是之甚也越南暹羅緬甸之王仍得有其疆土君其國子其民發號出令稱王以治將來之事不過出之逆料豈得藉爲口實哉日本似亦知此必欲掩其傾覆煎滅之跡而指琉球爲內屬是尙思據理而言爲掩耳盜鈴計也然明者於此轉笑日人之徒勞妄作矣何則天下之公論不可掩而故府之事實不能假也嗚呼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爭亦豈能以筆墨戰我中國亦惟有內求諸己而已矣夫中國非小弱也乃至今日狡焉逞者何國蔑有時挾其所長以凌侮我而恫喝我跋扈飛揚已非一日我中朝率以豁達大度一切包容之此時事之所以每變而益亟也有志者於此奮目時艱睽懷大局未嘗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而臥

薪嘗膽之不暇是惟有奮發有爲亟圖自強計稽古在昔國以無難弱亦以多難強惟在一洗頹靡之習而已整頓海防製造軍艦演練水師此治於外者也延攬人才簡選牧令登崇俊良此治於內者也外治則兵力強內治則民心固二者既盡其在我何向而不濟復何國之不畏雖使制梃可撻堅甲利兵矣

越南通商禦侮說

越南自經法取嘉定六省之後隸於版圖視同屬地駐重官置戍兵極意經營歐洲船舶東來恃爲外府越人曾於拿破崙朝遣使請還侵地法王一笑置之旋又簡發大員西往索地不知越在今日惟有與泰西諸國通商結好耳蓋事貴因時而達變道在取法以自強越南開國數千百年文物聲明

夙爲東南洋諸島國弁冕地雖瀕海而境土則毘連華夏山川修阻丁戶殷繁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與各島之孤懸海中者形勢迥別兵革之事夙昔講求雖船艦鎗礮不及泰西各國之堅利而廣南灣一隅言防守者倚爲天塹其地海形如半月海水趨灣其勢甚急海舶或溜入灣內無西風不能外出西商夾板至此爲之惕惕然而今昔異情強弱異勢所以爲自保者尤不可不亟亟也東南洋諸島國向時皆隸王會之圖航海梯山歲勘職貢共球畢集琛賚遠來幾於史不絕書至今日而蕪滅併兼皆爲歐洲諸國東道之逆旅惟越南與暹羅緬甸三國鼎峙而稱雄南掌雖倖存然不過彈丸片土無足繫於輕重願邇來緬甸之北古已割爲英人埔頭雖修好言和猶眈虎視越南則已以西貢六省割畀而其心猶

未厭也法人之在越南無殊虎狼屯於階陛其中詐力傾軋殊費防維意計所至不可測度前又窺伺唐外規取順化而商人貿易直達乎東京其志實不在小然則越南將聽其自然束手坐待乎勢處今日要當速爲自保計則惟曰通商以禦侮而已泰西諸國以越南瀕海繁盛舟楫利便未嘗不動其盼羨所以未遽來者以越南素不與諸國通商而法若私據以爲己有一旦接踵而至未免櫻其所忌曩者普法之戰昔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爲東道主以戰艦水師不足比肩於法而中止故法之得越南亦歐洲諸國之所嫉也今欲絕法國之覬覦則莫如與歐洲諸國通商而求中國爲之介紹蓋越南固我中朝之屬國也以分言則屏藩以勢言則唇齒也越南一旦果爲法之所有則川滇亦在可虞以泰西之

事例言之英以前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豈堂
堂 天朝而不能庇一越南也哉卽揆之於萬國公法亦勢
在必爭者也時平則歲享其貢獻勢急則局外置之在天朝
當不其然今可遣使入請事下總理衙門與歐洲列國公使
酌商嗣後各國通商互相保衛以明泰西各國不以滅人之
國爲己利立約要言藏之盟府其說若行則法必有顧忌而
不敢妄動然後我勵精圖治振作有爲製鎗造舟艦練兵
旅舉賢才學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若夫越南
貿易於各處其法亦當稍爲變通貿易一道亦惟是通有無
濟緩急徵貴賤今越南之至外經營者出賤而進貴所耗無
算每易爲人所蒙卽就香港一隅觀可知已今莫如設行肆
於香港循港商之例自爲販鬻并不必假手於他人至於採

辦機器火器以供國家之用者亦惟於港爲便無論國中境
外有明於泰西情形其才足以與利除弊者不妨破格簡用
藉試其所言昔年美國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頭當時亦僅
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以爲當與泰西諸國通商不必以
一國爲限而美國遂不得獨專其利英人之始通商於我中
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隱有德色而天朝一視同仁凡有來者
悉爲牢籠羈縻之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此二事者皆其
明驗較著者也設使越南當日既與法人言和而泰西諸國
皆與之禮意相接貨賄相通開關除禁以示無外法雖狡當
不敢逞雖然及今而爲之猶未遲也今日者幸值法之厭兵
無意於遂遠志而騁外圖諸國亦非與之甚睦不能懈強於
歐洲之間獨持牛耳越南誠能與諸國通商則其舉動有大

悖乎公法者諸國必羣起而譏之矣聞法之得西貢雖曰外府實則石田也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設官養兵諸費法人自其國中歲撥二十萬金以濟之一二年來法國帑藏竭蹶主國是者方且有捐棄珠崖之議以爵紳拒之說遂不行若諸國既來通商侵其利權則彼將無所售其詐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禦侮越南今日之要務要不外此也

越南當親法自存

越南一國向亦閉關自守歐洲諸國東來東南洋諸島國已盡爲其通商口岸蕞滅併吞靡有或遺而越南境土毘連甚爲密邇乃屹然獨峙莫之敢犯向年曾設計焚洋人夾板師船片帆不返至諸國過海南灣者相戒動色恃其天險宜若可以自固然而法國覬覦其間竟以一旅之師久駐境上兵

連禍結曠歲積時終至割其六省之地與之通商立約自此而越南之敵國外患日深矣所割乃越之南土而臨大海名曰東埔寨卽向日真臘之故都也至此而膏腴盡失精華不存越南幾弱矣然猶可自爲也夫法之在歐洲英鷲雄毅之國也鴟張狼顧歐洲列邦且畏之固何有於越南此時虎狼屯於階陛寇戎伏於門庭越當如何臥薪嘗胆勵精圖治奮爲雄乃二十餘年間宴然如無事故法得以乘之也法國通商中土以西貢爲東道之逆旅然法之志固不僅在貿易也何則彼之物產販諸歐洲諸國已利市三倍初不必遠涉重瀛特爲壟斷也其兵舶賈綜之無地不至者蓋務在長駕遠馭以耀外觀耳爲越南謀者謂莫如盡與諸國通商締好互立盟約或可藉以禦侮誠以歐洲諸大國素以不滅人國

爲尙一旦有事可以居間立論排難解紛執萬國公法以相周旋然而以意揣之恐不能也越南之受制於法猶暹羅緬甸之兼轄於英雖由其外觀之法嚴而英寬法暴而英仁而其處心積慮則一也法以越南爲己私猶英以暹羅緬甸可獨屬也然則雖使歐洲列邦盡與越南結盟好通貿易其不能以賓奪主約束法之所爲可知也暹羅緬甸境中豈無法人英與有事一舉一動法不能問也易地以處亦皆然矣故卽與泰西諸國通商亦無所裨事至今日萬不獲已惟有盡人以聽天如曰歐洲爲禮義之邦行仁而講義必不輕滅人國貪其土地利其人則阿洲亞洲美洲固遍有歐洲人之足跡矣試問此三洲中遭其併兼者何限南洋諸島國歐洲列邦實盡之今所存者越南與暹羅緬甸鼎足而爲三將來

之事難以逆睹而現在情形已幾乎岌岌矣法今欲以駐中兵船逕取東京正如摧枯拉朽勢必至拱手而讓之也東京既割越境日蹙而法之蹙蹙必猶未罄也危亡之形殆如朝露而論者猶謂欲禦外侮莫如亟圖自強內以治民外以治兵振刷精神以期自保顧此乃老生之常談何解於目前之危急蓋能坐而言起而行者在乎得人而已而有時事至於無可如何國雖有人終莫能救戰國時子輿氏其德亞聖也其才王佐也其平日之言曰湯以七十里而興文王以百里而王若可卜之於操券而及其策五十里之滕不過曰避地圖存效死勿去已耳究無計以免強齊之逼今日吾欲爲越南謀亦幾窮於思慮矣除乞憐仰息於法國外無能下一箸者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紀卜斯迭尼教

向者余嘗論千百年之後道必大同至今日而益信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作之師使司牧之教導之不獨治其身亦以治其心禮樂制度所以範其外仁義道德所以化其內惟漸漬於無形然後能範圍而不過此天下所以治也上古之世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教養兼施民知與感故三代之盛幾於刑措不用後世聖人窮而在下不能見諸實事而乃託之空言藉以挽回世道人心於是而道立教興焉我中國至衰周之季九流並起楊朱墨翟之徒播煽異端簧鼓世俗孟子憂之宣孔子之道以距之逮初儒分爲七墨分爲三申韓黃老之徒又從而隨被揚沸靡所底止漢時佛教始入中國世遂以儒釋道三教並稱不知儒固生人同具

之道本無所謂教也西國之教亦非一端有猶太教有挑筋
教有摩西教有希臘教有景教有回教有天主教有耶穌教
有祆教有柳良教近則惟天主耶穌爲最盛而邇來二十年
中英法之中又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則迥與天主耶穌教
不同且不啻隱樹之敵其爲教也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盡
乎生人分內所當爲實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彼謂死
後報應天堂地獄之說徒足以惑人聽聞而實非道之至者
也道之至者在乎躬行實踐徒言死後之事虛無縹緲果誰
見而誰述之者世人或善或惡存之於心而見之於事不可
掩也夫使其人孝於親忠於君友於兄弟篤於友朋外無所
恃內無所愧則死後之榮樂卽可以此卜之否則卽求上帝
恐上帝必不私之也嗚呼斯其立說合乎我中國聖賢所云

矣聞奉此教者在英法不過百餘人皆世家子也其人類皆
讀書明理嚴一介不取之義知中國之教與西國大異且時
因教事以致齟齬慨然曰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
相強而必欲盡驅之使進於天主耶穌教之中亦未免非怨
道矣設使一旦因教事而構嫌啟釁俾血肉膏原野貽黎隳
塗炭耶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近日之傳道者曰宣教於中
土非威劫勢要智驅術馭則其道終不能大行故阻之愈力
而行之愈暢嗚呼傳道而必假兵力以從事其果能服人矣
乎卜斯迭尼教人所言如是此其爲學真反躬以克己者也
其古聖賢之徒歟

呂宋島設立領事議

呂宋在南洋距閩之廈門灣臺尤近相隔僅一衣帶水耳與

中土通商最久閩粵人趨之如鶩在明代已至數萬餘人今計我之華人行賈於其地者閩凡四萬六百人粵凡一千二百人其間擁厚貨負物望者甚少然其人雖居海外而仰戴聲靈冀望德澤時時求庇覆於中朝今聞鄭玉軒星使奉命爲駐劄美日秘三國大臣不禁額手相慶郵書以設立領事請竊謂領事之任綦重而亦綦難得其人則足以收拾人心以爲我用樹我藩籬張我國威不得其人則人心一失轉驅之以資他國而反貽海外笑或謂今如英之於新嘉波檳榔嶼澳大利麻六甲荷蘭之噶羅巴蘇門答臘以至遠如美之嘉釐符尼亞西班牙之古巴秘魯之屬地凡有華人皆聽其所治苟犯國例由其定罪禁獄蓋視之同於其民雖設領事亦不得主其權然則領事不幾同於贅旒也哉願我則以爲

轉移民心使歸而向我則斷不可少焉我昔嘗至英道經東
南洋見我寬衣博帶則必羣相謂曰此從唐山來者咸來問
訊有歆羨意我告之曰朝廷不日將遣使來此苟他時能請
之於朝特設領事藉以撫輯汝商旅保衛汝身家則又感動
泣下嗚呼其人雖居處海外二百餘年購田園長子孫而仍
守本朝之正朔服中國之衣冠足以見我朝威靈之遠如此
自此至錫蘭蘇彝士爲華人素所不至之區其土人輕藐華
人實甚於以知華人之所至卽我皇朝德澤之所滂沛也使
領事於此宣揚聖德鋪張王靈能爲之保佑而維持之安有
不感且服而爲我所用也哉呂宋島華民不下五萬人其設
領事也宜矣或曰其地水土惡劣風浪湍急地震風警歲恒
有之寄旅之民類多窮乏強悍因是雖設領事憚於前往此

則人情之私也惟閩多而粵少官斯土者宜習閩之方言庶下情得以上達脫略儀文習耐勞苦常俸之優足供養贍此外則一無所私焉但知保民而不纖毫擾民吾民之訟獄雖不得主而知有冤抑者則必爲之請廉潔以持躬公直以行事忠信篤敬以待土人安見事之不易辦哉苟各處領事盡能如是何難入萬國公法之中卽不然亦可執萬國公法以與之周旋也

洋涇濱海市說

道光壬寅中外和議成泰西各國咸來貿易五口通商以上海一隅爲尤盛計大小數十國要皆僂指可數其設立領事衙署與華官文移往還者如英吉利法蘭西米利堅三國其最著者也雖設有領事而徒擁虛名但查核商務者有若葡

植牙荷蘭西班牙以大利瑞威瑞顛大黃旗

即達國亦日耳
南類麥

曼之盧卑各阜堡壤地里普魯士諸國是也其并不設立領
事遇有船稅事務兼爲英轄者如印度包社葛羅巴諸處是
也初至時皆賃民屋棲止按和約所載北關外地皆得任與
民間租賃當時申畫疆界起訖四至悉有官簿可稽戊申以
前洋行寥落無幾己酉而後日漸增構然民間舊屋猶櫛比
而居所構僅在浦濱癸丑八月會匪滋事滬城失守城外民
屋陡增土木之工無虛日英法美援和約條例謂西商地界
中華民不得再建房屋與蘇撫吉爾杭阿籌商必盡燬除撫
軍固慮附城民居或有匪類與賊接濟也亦利其燬於是自
北至東民屋數千萬間無論新舊徹棄靡遺違令者西商以
長繩曳之稍近賊巢者火之乃與英法米三國謀築長圍以

困賊城賴以破而城外之地尺寸土非民有矣西商之射利者多畫地營建略仿華制以質於民昂其租息今新街及馬路側連甍接棟者皆是也西人之謀亦狡矣所設洋行亦數倍昔時顧邇來呢布等貨消售頗滯價減稅重其利漸微茶絲大黃購往外洋者亦漸不逮往年盛卽衰之機乎每月貨船進滬者英爲最多米利堅次之法國又次之他國僅二三艘而已所有開設洋行英國亦居其大半英人於諸國中最桀黠工心計貿遷有無靡處不至自壬寅設埠後頗自居功有德色諸國實陽和而陰忌之法國因伐國之役締好已密舊隙漸忘惟米利堅人日思以英爲事上下議院籌無虛歲然未敢驟發也而英自印度携貳帑帑餉糜費粵東構釁未有已時乃復勘遠略毋亦外強而中槁耶新釁章程中又增設

牛庄登州海南臺灣汕頭五口內地通商則自鎮江遡流至漢口爲止西商足跡幾半中原之利祇止此數彼之貨物利於吾民者不過呢布羽毛啤噉鉛鐵銅錫而已鐘表遠鏡巧捷之器非盡人能購者也而況中國之民自有木棉絲枲足以供用中國商賈皆已捆載洋貨遠販北地又加售貨者非一國爭利者非一處英人雖設多埠決不能邀厚利也明矣聞諸英國公使將去廣州汕頭二埠而於浦口九江兩處設埠通商特令總司稅李泰國請於桂中堂執不可以爲浦口係江南之門戶浦口一去則蘇皖兩省無險可守九江爲上游之要隘去之則雄視之勢其所據若必欲通商毋甯肯城借一然此亦徒有其說耳武漢非四達之區用兵之地乎其他繫於北數省之關鍵者尤重也而一旦尙割以俾之况其他

乎彼必欲請我自不能不許從此中原疆土夷夏雜糅侏僂
遍市形勝之地已與我共真腹心之大患也夫豈第區區上
海一隅而已哉逸史氏王韜曰嗚呼有明之季以澳門一島
界葡萄牙失策甚矣初在歐洲惟荷蘭習於舟楫不憚行遠
於洪洋巨浸中貨物轉輸市舶往來實自荷蘭創始葡萄牙
於明時爲歐洲一雄國亦效其術國王遣舟四出盡歷阿非
利加東西兩境環行印度麻喇甲徧閱東南洋諸島國所至
輒留葡人營立埔頭隆慶時抵粵東之澳門請地建屋歲納
租餉疆臣爲之代請許之葡人遂立埔頭於香山縣之濠鏡
是爲泰西諸邦通市中國之始後西班牙荷蘭接踵東來法
英繼之而禍害蔓延遂不可制夫海口雄峙之島所以爲中
國屏蔽亦天所以嚴華夷之辨也豈可以尺寸與之吾不解

明之疆臣何以必爲之請而在廷諸臣何以竟許之也足見明之政務寬弛紀綱不振文恬武嬉而絕無一深謀遠慮者其後利瑪竇入中國播煽邪教蠱賊民心一時無識者流俱從之游尊之曰西儒流毒以至今日靡有底止卽碎作俑者之首猶不足以謝天下也噫

粵逆崖略

逸民以讒被放窮竄遐裔困陪岑寂罕聞理亂昔在中土目覩禍患旁瞰賊情默揣時事思以草澤布衣區區忠憤上報國家亦欲磨盾草檄上馬殺賊請纓自效擊楫中流橫被口語竟以罪廢杜牧之罪言未干當世唐衢之痛哭何補蒼生抑至此矣尙奚望哉然賊禍亂之所始流竄之所經則可得而言焉因爲之志其崖略曰

股潛入粵東之靈山楚境之新甯庚戌有別隊優翁源者爲
葉名琛所殲無噍類 文宗皇帝御宇之元載辛亥夏竄及
貽之古州思恩八月寇目洪秀全統衆陷踞永安其擾靈山
者被剿於官軍燬焉壬子波山艇匪附賊踞梧自己酉至此
首尾幾閱三載流踞粵西毒痛全境十一府皆被其害無一
片完土矣壬子二月離永安北竄其時已成一軍俄而圍桂
林四月解圍向楚境迭陷數邑前鋒頗銳直抵長沙守土文
武扼禦盡力得不陷十一月走岳州時楚地久不見兵革兵
情官偷望風靡潰長驅湖北順派大江克漢陽陷武昌而勢
遂不可制矣癸丑春九江安慶前後失守費貨山積多以資
賊卒至金陵不守江南鼎沸揚鎮相繼陷沒瓜步皆爲賊窟
天塹之險徒虛語耳海宇腥穢神州陸沈列城無藩籬之固

藩籬之固上官少屏翰之寄其時賊勢幾欲席卷東下而得以竟止者雖由向榮襲其後蓋亦天也賊既得六朝建都之地以爲金陵自昔王氣所鍾明祖始事於此卒成帝業妄意控喉扼要可以傳檄定天下矣所以他城或守或棄或不旋踵而去獨金陵一隅受困萬分之危負隅十年之久而卒不出一步也寇目旣據金陵復分道渡江力爭上游一擾皖廬鳳穎亳慘墜塗炭復進攻汴境陷歸德圍開封一復奪安慶擾南昌而北方始患賊矣蓋賊踪飄忽無定遇剽則他竄俟隙則旁入由懷慶北行爲官軍所躡折而入於晉之垣曲遂趨平陽洪洞勝保自後襲之遂徑抵燕之臨洛欒彘粹與官軍遇戰俱傷轉赴正定侵及畿輔京師戒嚴朝廷乃飭王大臣督勵將士力嚴守禦而賊又連竄楊柳青獨流天津於

斯時也岌乎殆哉巡城御史永保以爲京師地無險阻防捍
斯難民少蓋藏餉糈莫給氛患日逼賊人遊騎所及距京二
百里許奸宄偵謀徧於輦轂然而勝帥僧王奮其謨畫駐防
之銳卒勁兵張其勇果近畿之健民丁壯激其義憤戰必捷
攻必克悍賊旣摧徒黨羣奔或西撲慈野或窮據阜城其應
援之賊又復旁竄齊魯間臨清金鄉高唐俱圍而克之嗚張
狼顧流燄尙騰此甲寅年間也寇目雖深踞金陵而尙有餘
力命將遣師圖侵北方不知一舉已蹶再奮爲難賊之擾北
強弩之末勢無足憂所以始則蟻聚蜂屯終則土崩瓦解謀
創於勝帥功成於僧王卒能殲厥渠魁傾其巢穴林鳳祥授
首於連鎮李開芳生擒於馮官屯斬馘京畿獻俘 寢廟燕
齊二境終底敕平其有別派揭竿起應者廈門之天地會也

起癸丑二月滅於冬上海之小刀會劉麗川也起癸丑八月滅於乙卯正月粵東之紅匪也甲寅七月起佛山擾踞各郡縣圍撲省垣其爲黨魁者東莞則何亞祿也惠州則集火沽也清遠則陳金剛也蔓延邑鄉曠持歲月粵民之好義者貧以力富以費用集厥事以戡斯亂葉名琛以禦賊功膺賞餘匪竄於潯梧惟陳金剛未得卽滅至今爲患西粵爲賊舊巢甲寅正月桂林六塘紅帶寇黨羣起橫行城野征剿連年時擾南楚王葆生翦遏之功居多此皆欲奉賊節制而未得與賊并者也竊計粵寇擾攘數年之間所據之地如吳之江鎮皖之徽安池甯太六楚之漢岳德黃豫之九饒此外踞非要地者尙難悉數其順流下駛則曾陷丹陽撲常州其沂江上攻則曾復陷廬州旋得武昌其循豫而出則曾踞越之金衢

觀其所至令智者處此似足以聯聲合勢明法立綱策勵兵衆約東行伍舉賢以自輔愛民以自固或可有爲矣乃烏合無大志鼠竊寡遠謀恫怨徧神人荼毒逮婦孺小則爲梟爲獍大則爲鯨爲鯢橫突亂踳肆吞狂噬所經之處屋焚木刊慘境同鬼域積尸若崇邱而欲以荒謬之談妖妄之說愚惑黔首蓋亦難矣又復黨羽之間自與猜貳漸次梟夷蓋同起事者有六僞王焉僞天王洪秀全爲之長楊秀清則僞東王也蕭朝貴則僞西王也馮雲山則僞南王也韋昌輝則僞北王也石達開則僞翼王也蕭馮皆戰死楊最跋扈善用兵因謀殺洪未果而反爲洪所殺韋助洪殺楊而石舉兵致討洪遂殺韋以自解自是石與洪離西竄至蜀其他如秦日綱羅大綱猛悍善撲百戰不撓後先斃命終受天誅賊坐是所以

日蹙也其時率兵抗賊者向榮專扼江南而鄧紹珣其左
托明阿角其右官文進剿全楚而羅澤南胡林翌禦其北駱
秉章攻其南皖則有福濟袁甲三豫則有塔齊布曾國藩竝
能懷憤矢忠運謀勵武震揚天威振作士氣橫攻力拒左搗
右旋奮其一時之才集厥羣夫之力或蹶或張或進或退或
取或失或剿或撫然皆邀天之幸五六年間終能奏績克底
成功或悉數掃除或偏師蕩滅或克蕪廬或取九饒或復瓜
鎮或收武漢或煎三湘或安輯徽歙或肅清德撫旣殲羣醜
乃集元凶咸謂殺之足以快心取之易於反手豈意紮困獸
猶虞其鬥剗瘠牛莫之敢尸遲迴審顧必欲坐承其敝向帥
旣沒張公繼之長圍深阻厚集固繞內匱日形外援告絕衆
軍領手以爲賊難飛越此矣庚申春間賊計窮勢蹙旦夕危

亡抗順者僅見食盈旬反正者已降書數至然而將帥不和形勢中渙甯失則浙撤其障鄞喪則張孤其援衆卒合鬪以爭精上天非時而飛雪賊得以乘間而出兩炬猝投一夫夜呼連營狂奔千軍盡蹶曾無互戰竝不相持填坎陷坑枕尸積骨功隳志存烈士殉國鼓臥旗折將軍死綏嗟蹈海以求生憤開關而延盜丹常屏蔽不聞一矢之禦汎舟構李走鹿蘇臺電捲颶馳誰其阻遏摧名都如朽索驅兆衆若羣羊曾不浹辰吳越之地盡爲賊有江北諸郡再陷嗚呼雖曰人事豈非天哉雖其間臨安幸復苕水猶通猶噓殘骸於已徹支一木於將踣亦何關於大局乎向使三軍邀頒賞而歡呼大帥同意見而戮力陷浙之雄聚殲於外通欵之黨潛謀於內安見天下事無所措其手也寇旣得志更圖四出踞蘇首領

僞忠王李秀成也僞官布於列邑羣賊擾乎諸鄉吳越義民始奮終靡或忍垢崩角或附殘添翼賊於是暴征苛斂權及細微而列貨雲屯流民雨集嘻亦異矣辛酉一載中進擊會稽遂并甯郡既踞杭垣有乃全越湖山黠綴蕩作飛灰士女便娟慘成枯骨哀氓餓隸委路仆衢刺目傷心所不忍言夢夢九闕茫茫四字誰得而叩之此太元之所謂亂不極則治不形者也今上登極庶事一新頒求賢納諫之文下哀痛責躬之詔曾帥旣辦皖豫之賊乃得兼顧江南安慶嚴邑也爲窟十年拔之一旦據乎上流便於下泝僞英王陳玉成桀寇也終爲我擒潤饒伏饋梟黨豔妻連頭受戮於是虎臣毅卒循江以來飛毳鷗輪因風而奮賊亦天奪之魄鬼喪其謀開盤西雄覆師滬瀆夫以連郡跨州之地亡不逾時迅同電

掃滬邑一丸泥之封耳而賊結隊千羣連營百萬集攻者非
一次力爭者非一時敵其富盛必欲得而後鑿宜若難以支
矣而西人以數千之衆一戰而驅之使賊喪氣挫鋒勢劔財
竭由是觀之用兵之道先在謀定力裕器精卒銳豈繫多寡
哉爰是重臣知其能悍賊懾其威中外相聯指臂交助突厥
有助順之師回紇有効命之請皆願解辮受職荷戈前驅特
簡一軍俾西人統領演習訓練號爲常勝軍復邑攻城所向
攸利海關司稅李公又從而馳詣英京募兵借船不日可至
我抗其前彼轟其後輪船激水而風飛砲火蔽江而雷駭滅
此朝食抑又何難而有識者猶以爲主客異形攻守異勢助
我者能驟往而不能久駐我募者能暫招而不能後繼操縱
之權在彼而不在我也况臨陳並驅則心有所恃一失其恃

則餒久與之偕功多則驕驕則難制卽曰賊平譬猶割瘍而補以他肉因病拘擊而截其手足何則所拔者驟而毒未去也能威其外而未能治其源也此但知目前之因利乘便而未遠計後日之害也嗚呼在今日而言此鮮不爲迂談哉至於借師之效則已可觀矣狼福則全吳之關鍵也吳江則江浙之襟帶也崑山則金閶之咽喉也嘉青太郡所以運饒繼兵者也我皆得之賊何能爲至於上游進攻之利則莫如克蕪湖扼長江之門戶斷金陵之左臂其圍金陵則莫如據雨花臺乘陸路之高阜收九洲洲截水道之要衝又得鎮江直趨其背瓜儀還搗其腹則賊在金陵譬諸魚游釜中烹而食之必矣識者曰此乃禦賊之得宜至於賊之必滅要在拔根願本外振其兵力內收其民心而後可相忘於無事否則亦

暫滅而已蓋嘗總觀大勢賊雖疲敝而天下亦已病矣賊起兩粵而楚而豫而皖而吳而越而汴而晉而齊而燕而蜀視氛徧布不可謂不遠朝廷命將推轂如賽尙阿李星沅徐廣緝陸建瀛向榮和春皆期以滅賊厚委重任不可謂不難聚集天下之兵則皆楚蜀勁旅滿漢銳師不可謂不衆賊踞楚皖吳越之地或三四載或幾至十載不可謂不久然十餘年間禦賊者如積防之川障東則注西燎原之火撲此則災彼夫拔深根者難爲功顧大本者難爲治統數十萬方張之師覆十餘年已敝之寇此易爲力者也我聞嘗深求其故妄謂天下之壞不壞於賊而壞於吏不壞於墨吏而壞於庸吏軍事之壞不壞於無餉而壞於無兵不壞於無兵而壞於無將朝廷之壞不壞於無法而壞於無人不壞於無直言而壞於

拘成格何則賊始本可滅養成之者吏也墨吏殃民民或亂或不亂庸吏諱亂以釀亂而亂斯大竭蹶籌餉而餉未嘗無倉卒募兵而兵不可用將能則天下皆可練之兵將不能則將且爲兵所用安能用兵法者列祖列宗所遺至美盡善而行法日弊則在其人天下事言易而行難則直言未必無人乃動以成格拘之往往沮於部議或寢不聞此何異籍人之口於朝如是則能言者不敢行并能行者亦不敢言此三者天下致病之所由也朝野內外已成積習所爲多苟且不終日之計粉飾其長技也因循其通弊也蒙蔽其權宜之大用也至此而不知變通殆矣以之治兵則不能立威以之治民則不能取信以之柔遠則遠人輕我以之理財則財匱以之禦賊則賊滋蔓剿則不能滌其源撫則不能善其後我請得

而妄言之今之兵律弛矣寬則玩愒則變勝則驕敗則懦弱者怯強者黠疲者逃悍者虜忘上而凌伍不服徵調欲速反遲不知捍衛在前忽後將無同死之兵兵無可畏之將賞不足以饜其欲惠不足以結其心故我謂必以立威爲先今如一旦委以數萬之衆而不爲之易其號令新其耳目雖穰苴孫武不能行其法吳起王翦不能收其效也今天下叛者衆起矣苗民逆命回夷蠢動檢之騷擾亦將十年叛服不常國家寬厚待民二百餘年今之弄兵者非異民也卽前日之子若孫也奚爲昔順而今逆民蓋久有以疑我矣積疑則生亂朝廷加恩之詔蠲賦之條官吏率奉行不力或已免仍徵或旣納始告民遂疑我以虛文欲辦賊則不得不取諸於民因是加稅增賦勸捐抽釐搜無遺利民遂疑我以重斂夫民

固甚愚但怨上之賤我而不知賊之能戕我但知避賊以自全而不知出貲拒賊衛國卽以保家然而轉移激勸之間其權在上故我謂必以取信爲先而於滇黔邊徼之民尤急今一旦委之於數十郡之民而不與之翻然更始相見以天實心實政開誠布公雖彭循賈琮不能布其化韓延壽呂元膺不能著其恩馬援銅柱諸葛天威不能格頑消戾而服其心也今遠人之勢張且盛矣其與我交久且稔矣居我內地駐我皇都蓋早有以窺我之微矣而當事者方且以關伺爲精神文法爲禮義虛緩爲羈縻繁縟爲接納掩飾爲權術誇大爲張國體而不知其從旁竊笑也夫遠人非甚愚而固甚智也今我形勢能如彼之彊乎兵氣能如彼之奮乎器械能如彼之精乎民心能如彼之固乎財用能如彼之裕乎大小臣

工能如彼之奉命急公乎固不必華元之告楚子胥之料越也我在今日惟有畫一以示之信寬大以示之禮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權無詐無虞以布我之誠與之行事必簡必速與之相接不卑不亢師其長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學以通其情而猶懼其或乖也嗟乎遠情非甚難悉也貴者不知而賤者知之貴者不言而賤者言之無怪乎謂其所告者妄也所謀者非也此幸有所以見祭而興嗟江統所以料遠而著論也今天下民窮財盡矣軍無半歲之贏民無一月之蓄已復者流離未歸田里不治被陷者父子交失兄弟相悲夫財出於民民窮如此誠捐之無可捐助之無能助而理財者方且汲汲乎此苟可以有利者無不兼收竝權然知取而不知用知奢而不知儉知開源而不知節流知興利而不知除弊國家

數百人倚爲利窟奸胥中飽虛數冒開上受虛名而蒙實怨承辦軍需率以竄物受重值至糧臺之侵冒更不可問誠如是雖蕭何杜預不能轉輸而備其需劉宴蘇綽不能損益而裕其用也若夫滅賊之要先在練兵擇將賊非能兵在乎我戰之不力禦之乖方戰禦之道無他在乎因地審機臨時決謀運用之妙繫於一心惟是欲平賊必先治民以今日之賊卽昔日之民也倘治民不善則今日之民卽可爲後日之賊是賊雖滅猶未滅也我所以曰不能滌其源也賊窮而受撫今或可用之以賊攻賊使賊盡平將何所用坑之則傷天地仁愛之心放之則恐其不能安閭里耕鑿之舊明季之誤誤於撫可爲前事之鑒闔獻餘黨至康熙年間始得盡滅撫而變者非一至於連年招募之勇勢亦不能一旦驟撤不撤則

國家財力不堪撤之則彼何所爲生我所以曰不能善其後也是深望於有位者起而爲之焉嗚呼此漆室之嘆過者聞而疑焉杞人之憂至遠而無窮期矣無已賊之滅否憑諸天心我之剿伐盡乎人事上下一心勵精求治法禹湯之罪己思稷契之致君破拘墟以敷論則事無不可行衷懇惻以發詞則人無有弗感弛忌諱之禁寬指斥之誅廣招徠之路徵奇才異能之士開直言極諫之科務使鐵關失而絕頌諛先空言而收實效威以克愛猛以濟寬信以攻心誠以勝詐儉以革奢靜以制動如是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是固草莽孤忠海國羈臣所且夕期望者也蓋古之人雖伏處蒞蘆屏跡僻遠而忠君愛國之念未嘗一刻忘也苟可以爲國者知無不言卽言不見用或言而獲戾終不能自己則我今日之所

言此心固耿耿如是也庶幾悲而諒之幸無罪焉爾

香港略論

甫里逸民東遊粵海荏苒三年旅居多暇勤涉書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紀述者罕於是芻蕘故老延訪遺聞成香港略論一篇聊以備荒隅掌故云爾

香港本南徼瀕海一荒島也道光癸卯五年和議成以島界英而英始得以港爲屬地隸入版圖香港四周約百餘里地形三角羣峰攢聳英人既定居闢草萊墾蕪穢平犖確就山之麓結居構宇卽其礮環曲折之形名之曰上環中環下環其境距廣屬之新安九龍以南約十里地雖蕞爾稱名頗繁曰紅香爐峰曰裙帶路其西北曰仲船曰赤柱其東曰登籠曰灣仔而香港其大名也山上多澗溪名泉噴溢活活潑潑

耳味甘冽異常香港之名或以此歟山中產花崗青石最饒
所植多瓜菜而蔗尤盛下環有田略種禾苗山坡之上樹木
鮮少以供民樵爨常被斬伐故也居民多蛋戶漁人誅茅構
廬栽種圃地隨時捕魚爲業魚汛旣過隨而他徙英人未至
之先爲盜窟山中有鐵鑛二百餘列木爲柵若城堡英人至
烈而焚之其土著不盈二千博胡林一帶有屋二十餘家依
林傍澗結構頗雅相傳自明季避亂至此蓋自桂藩之竄耿
逆之變遺民無所歸遠避鋒鏑偷息此間不啻逃於人境之
外此爲跡之最古者矣至於他所紀載無聞焉英人旣割此
島倚爲外府創建衙署設立兵防其官文有總督武有總兵
皆有副貳有臬司有巡理廳有輔政司有政務司此外有佐
理堂有創例堂皆所以輔贊總督者也有量地官度地建屋

修葺道路有庫務司總理港中稅餉有船政廳稽司大小船
艦出入臬憲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審之人十有二
員以習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間所舉公正之紳士亦得與
焉專在持法嚴明定案鞫獄期無妄濫有錢債衙專理商民
逋欠事有虧國餉者亦卽在是衙比追而民間所有罰款亦
由是衙以歸庫務有巡捕廳專管巡丁港中晝夜有丁役分
班巡察往來如織有司獄專管獄囚一歲中犯案千百毳狂
每至充斥顧訊鞠之時不先鞭扑定案後以罪之輕重爲笞
之多寡禁之久暫有在獄終身不釋者故刑法鮮死罪惟海
盜在立決例法所不宥此外又有官醫及驗尸官遇民間自
戕謀死命案剖腹審視以釋疑竇其設官之繁密如此下環
兩旁多兵房山半以石室儲火藥甚謹固最高山頂建立一

旗專設員兵俾司瞭望兵房外環列巨砲逢期演習分別功賞餉精餉頗厚足以自給軍中皆許携婦人其所調遣之兵大抵本港之外雜以印度黑人皆以壯健材武者應其選自山麓至巔每相距數十武輒立木柱繫以鐵線聯綴比厖相亘不斷是曰電氣通標用遞警信頃刻可達其兵防之周詳如此港中之屋層次櫛比隨山高下參差如雁戶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爨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蟻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泉脈發自山巔流至博胡林黃泥涌數處皆以鐵箒置地中引之貫注延接流入各家華民則每街之旁建

聚水石池以機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窮於上環建煤氣局
夜間街市燈火咸以煤氣炷燃光耀如晝仰望山巔燦列若
繁星尤爲可觀港中無田賦但計地納稅量屋徵銀分四季
首月貢之於官號曰國餉此外水火悉有輸納大抵民屋一
間歲必輸以十金稅亦準是行舖倍之他如權酷徵烟其餉
尤重妓館悉詣官領牌按月輸銀下至艇子與夫負販傭暨
無不歲給以牌月徵其課所謂取之務盡錙銖莫之幾無遺
纖悉其賦稅之繁旺如此傳教者則有監牧總司教事而有
官教民教之分官設者由官給廩祿支於公庫民設者或出
自商民或出自公會雖名稱不同而其宣傳福音則一也所
建禮拜堂四五所有保羅英華二書院又有所謂大書館者
皆教子弟肄業英文歲不下二三百人此外更立義塾數處

專讀華文延師課童之費皆國庫頒給英華書院則專印教
中書籍流播遐邇另設女書塾二三所亦以英文爲主特興
廢不常此外崇拜天主者則有羅馬廟頗極崇闋壯麗亦於
旁室設塾招童此則迦特力教也巴社白頭於僻處設禮拜
寺而以柳氏女胃日爲禮拜此則摩西古教也其教民之勤
懇如此博胡林地處山腰林樹叢茂泉水淙澗英人構別墅
其間爲消暑消夏之所此外有環馬場周約二十餘里日暮
騶車怒馬馳騁往來以爲樂每歲賽馬其間多在孟春和煦
之時士女便娟其集如雲遠近趨觀爭相贊羨總督又創葺
園囿一所廣袤百頃花木崇綺遊人均得入覽其遊歷之地
咸備又如此港中華民之寄居者雖咸守英人約束然仍沿
華俗不變不獨衣冠飲食已也如崇神佛則有廟宇祀祖先

則有祭享正朔時日無一不準諸內地元旦亦行拜賀禮爆竹喧闐徹於宵旦令節佳辰歡呼慶賞每歲中元設有盂蘭勝會競麗爭奇萬金輕於一擲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騰沸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旁則酒肆連比以杏花樓爲巨擘異饌嘉餼咄嗟可辦偶遇客來取之如寄居是邦者率以財雄每脫畧禮文迂嗤道德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難至粵者附海舶來必道香港遂爲孔道香港不設關市無譏察徵索之煩行賈者樂出其境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爲之哉甫里逸民曰香港一隅僻懸海外非若濠鏡之與內邑毘連也在曩者獸所窟盜所藪山赭石瘠颯號土惡人跡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然必俟其息兵講

好而後割而畀之則誠重之也所以然者表海裏山限制中外斷不可輕以尺寸予外夷也觀於此而深有感於有明疆事之壞矣在明中葉以濠鏡一島畀葡人大爲失策以致接踵而來者有所駐泊居積自撤屏蔽而流漸遂至於斯極當我

宣宗成皇帝時邊防雖弛國威尙著伏莽潛孽罔敢紛發外侮旣啟內難斯作搶攘廿載靡有甯處嗚呼斯固誰爲爲之也夫當日焚烟之舉原未免持之太促激忿釀變一發難收此雖非始讖者所及料然亦不得不任其咎然則居今日者將奈何惟鑒前則後平惟懼外則內甯必修己而後治民必自強而後睦鄰

任將相說

世人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所謂注意者能
真知而灼見之也既知之則必用之既用之則必任之嗚呼
自古無委任不專而能大有爲者也將相者國家之所當專
任者也相輔天子爲天下得人進賢退不肖以收羣策羣力
之效古者爲相數月而舉其鄉里親故百餘人者人以爲病
則曰彼皆我所知者也舉其所知卽由布衣而擢至上位天
下不以爲駭曰惟其才而已亦不以爲私曰惟其公而已黜
陟用舍一月而至百餘人天下不以爲專曰惟其常而已誠
如是也人才皆思自奮而相臣皆得以網羅之曰如是不患
植黨乎曰否帝心簡在之相臣必其能公忠體國者也浸假
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復疑之束縛馳驟拘牽遏抑安用是
相臣爲哉今者雖曰破格用人廣闢賢路而所用者未皆得

人也所舉者亦必皆賢其間獲登薦牘者或由買聲求知或以夤緣奔競非挾策以鑽當事必不能得而所謂真賢真才固猶伏處乎山林未出也是賢路未必廣也今者雖曰詔求直言罔拘忌諱願科道所言亦不過奉行故事諱一而譽百否一而可百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瑣細而無當乎急務不能隨例變通與時消息足以拯弊而起衰則求其直言無隱者難矣是言路之未必開也能羅致而激揚之者是在相臣而已今者朝廷出一言更一例動格於部議不行相臣之權在六部六部之權在軍機固守成憲而相臣拱手以聽之而已安所見設施乎此與無相同古者師出不受君命闔外制自將軍非重其威正欲其速於建功耳凡在軍之募勇籌餉調兵練衆遲速多寡悉主自一人文自道府州縣以下武自提

鎮參游以下咸歸其節制賞罰生殺惟其所秉不必別遣參贊幫辦大員以分其權俾其稍有掣肘權既重則責亦非輕凡其所統之地必不至於畫疆自域而以鞭長莫及爲辭夫是以爲將者得以責之於偏裨偏裨得以責之於兵旅無不各盡其力而致其死命刑足以威其志惠足以結其心上下交固指臂相用號令一出捷於風雷戰陣旣臨可摧山岳蓋此時兵知有將而不知有身而後賊無難辦矣今之所謂大將者驕倨貴重與士卒素不相習節鉞所駐距賊甚遠諉曰是在居中駕馭扼要防禦也幸而所遣有功偏師獲勝則自以爲調度有方歸功於己設不幸而賊氛日逼則姑棄之而走曰將圖退保也嗚呼惟能戰然後能守戰且不能何能乎守平時厚其供張養尊處優毫不知士卒之甘苦痛癢而其

所謂左右親兵者無非爲其敗北翼護之用。在營之時賤錦繡而厭梁肉，鷙鷙然以凌於衆。至於拔尤舉功，則以此輩爲先衝鋒陷堅之士。其誰不解體如是安能望兵之貴乎。用命哉！此與無將同。誠能朝有良相，管有良將，以圖治於內而奮威於外，安見天下事之不足有爲也。彼賊之縱橫跋扈，特一時之艱難已耳。究非天下安危所繫也。天下之安危在乎人才而已。將相者人才之總領也。嗚呼！國有良將，相於平賊，何有哉。

設園文錄外編卷六終